

我在京都的一年

# 淑女僧侶

5



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by Pico Iyer

城市，  
不會只有一個表情；  
女性的京都、  
禪風的京都、  
生活的京都，  
勾勒出古都最不一樣的風華！

胡洲實——譯  
皮科·艾爾——著

港台書

淑女



我在京都的一年

僧侶

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by  
Pico Iyer



皮科·艾爾——著  
胡洲賢——譯



MM1120

淑女與僧侶：我在京都的一年／皮科·艾爾 (Pico Iyer)  
著；胡洲賢譯。-- 初版。-- 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3.08  
面；公分。-- (當代名家旅行文學：120)  
譯自：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ISBN 978-986-6319-84-6 (平裝)

1. 遊記 2. 日本

731.9

102013373

淑女與僧侶：我在京都的一年

*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作者❖皮科·艾爾 (Pico Iyer)

譯者❖胡洲賢

封面設計❖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總策劃❖詹宏志

總編輯❖郭寶秀

特約編輯❖曾淑芳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2-25007696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2:00；13:00~17:00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78822 傳真：(603)90576622

E-mail: cite@cite.com.my

輸出印刷❖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3年8月

定價❖420元

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Copyright © 1991 by Pico Iy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ico Iyer, c/o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Marco Polo Press, a Division of the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86-6319-84-6 (平裝)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致謝

夏 春 冬 秋

目次

381

319

243

175

7

淑女



我在京都的一年

僧侶

The Lady  
and  
The Monk  
Four Seasons in Kyoto  
by  
Pico Iyer



皮科·艾爾  
著  
胡洲賢  
譯



我們人所說的、所做的一切，只要有可能與他人相關，都是以某種模式在述說著自身愛的故事——以及吟唱；而如果運氣好，有活力，那我們就會永遠充滿著愛。

——梭羅，《湖濱散記》作者





致謝

夏 春 冬 秋

目次

381

319

243

175

7



# 秋



## 第一章

我第一次踏上日本是在去東南亞的途中，日本航空公司安排我在成田機場附近過夜。無意中闖入一個銀色黃昏的我，被帶到一間聳立於稻田之中的旅館。半夢半醒之間，我在一個十月的清晨醒來，空氣清澈，還帶點冬季將臨的味道。距離轉搭的班機還有幾個小時，我決定搭公車到當地的市區去走走。成田算是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我想對於日本人，差不多就相等於英格伍德 (Inglewood) 或者希斯洛 (Heathrow)，不過我還是驚訝地發現在這靜謐的秋天早晨，有抹阿爾卑斯山的風格。高山的清澈讓十月空氣變得敏銳，而街道則盡是山間特有的潔淨感。

一開始沿著小巷子散步，我的感覺其實就像是走過沉靜生活的藝廊。萬事萬物看起來都各適其位，雕琢到閃閃發亮、靜止不動。鞋子排列在小屋玄關，矮桌擺放在擦得一塵不染的榻榻米上，咖啡館的窗戶看出去就是石頭和流水的景色。某間安靜茶室外的茶壺，正發出咕嚕嚕的聲音。

然後，轉過了幾道木門，我站在成田山寺，這裡的一切也都維持在一種無風的靜態中。

一位長者獨自坐在木頭板凳上。一隻天鵝吵鬧地拍打著翅膀，開始優雅地划行。一個母親背著個小女嬰，女嬰大大的眼睛往上看著天空。颼颼而過的黑金色，是兩名年輕僧侶沙沙作響的袍子。鐘聲響起，一縷輕煙飄上清澈的空中。

轉過一個彎，突然碰上了一個活動，一群學童四散在寂靜小徑上，如散落的鳥群般姿勢古怪地弓身往前傾。這些好奇的小東西穿著整齊的制服：粉紅和藍色帽子、白色裙子與短褲，運動白襪，長得全都很像，或許還不到六歲。偶爾，其中一個會找到在找的東西，顯然是一顆豆子，或者是某種橡實，然後丟進玻璃紙袋中，又趕著再去找更多，除此之外，他們全都專注在自己世界裡，完全不受干擾。他們沿著樹蔭道路蹲踞，好像一個也沒注意到我，安靜又專心，而瀰漫在他們周遭那清新薄荷味早晨裡的，是即將來臨的秋天所悲嘆低吟的微涼風。

不知怎地，孩子們自制的安靜，以及空氣中那種輓歌般的溫柔，全神貫注的寧靜感，立即把我帶回到遙遠的英國十月天清晨，牛津公園那充滿了燃燒樹葉的刺激性，還有腳下踩碎樹葉的清脆聲。二十年來第一次，我又回到了裹著粗呢大衣，前途未明但無憂無慮，跑過晴朗微現的早晨，丟麵包給池塘裡的天鵝吃，然後在天色變暗的下午衝回家喝茶的日子。受到召喚穿過多年歲月回到遙遠的童年，我也回到了除了當下，一無所知的蔚藍天色下。

日本有許多特色都讓我想起了英國：坐落在濃綠山丘中的小村子，有著舒服樸素的格局；一個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的島嶼。身為熱帶島嶼，卻不對海洋與光明開放，而是自我聚集，像是寒冷的灰色閣樓地；一種客氣的超然離群感，一種禮貌所導致的冷漠，和在陰影處

形成的語言；連不動如山的階級感，都讓這兩個國家像是巨大的「老男孩俱樂部」，在這大學社團裡頭沒有人會做什麼，因為光是那名號已經足以決定未來的一切。可是這一切沒能解釋在一個我從未到過之處的溫柔十月上午，為何會有一種急迫的華茲華斯<sup>1</sup>式時刻，而那一刻就像敲出的鐘聲一樣，始終留在我心中。

日本的初次淺嘗，就像是某個沒有說出口的問題得到了答案。不管是透過什麼奇妙的關係把我們拉向之前從未碰過的人和地，我總是深深受到日本吸引。打從小時候開始，只要看一眼葛飾北齋<sup>2</sup>在暴雨下躬身的農民圖，或者進入川端康成小說中那冷冽的美麗，就感覺到滲透認同的震撼。好幾年來，光是提到「旅館」、「雪國」，甚至是「縣」這些字眼，都會讓我體內竄過一陣戰慄，還有寒顫。而儘管我對日本幾乎一無所知，也沒有機會研究，卻神祕地覺得和這國家有種親近感，而且在讀它那描述日本女人雨夜的抒情詩、行腳僧人清澈如水的俳句時，最為親近。遠遠地，日本感覺像是一個還沒認親的家。

1 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與雪萊、拜倫齊名，曾當上桂冠詩人，既是湖畔詩人，也是文藝復興以來最重要的英語詩人之一。

2 葛飾北齋 (Katsushika Hokusai, 1760-1849)，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大師級人物。一八二六年，為了配合當時日本內地旅遊業的發展，北齋以富士山不同角度的樣貌為題，創作了《富嶽三十六景》一系列的風景畫，因而遠近馳名，其中〈赤富士〉和〈神奈川沖浪裏〉最為知名。

隔年，我剛好有機會再訪日本，這回停留的時間稍長，是和母親到那裡來個短暫的觀光之旅。甫一到，我們就自個兒利用起子彈列車，有效率地巡遊這個現代化國家。四天之中，我們穿梭在制式旅館間，搭觀光巴士出入，經過一間又一間明亮的咖啡館。晚上我一個人出外上街，迷失在娛樂長廊商場外觀的鏗鏘聲中，那些白色招牌、亮光、霓虹七彩的撞擊，形成狂暴的遊樂場，其強度距離我想像的抒情詩大地遠得不能再遠。但是在這裡，在喧鬧之中，偶有冒出來的影像，把我拉到自我的表面之下：或許只是一張有個女孩倚在下著雨絲的窗邊的照片；或是一個一身黑的僧人，獨自托著鉢，低著頭站在逛街的人群當中。

某個傍晚，我在夜幕初降房舍，生命在其中騷動時，穿過京都的古老藝妓區。那彎曲的小道是薄暮中的祕密，不過我還是可以從中捕捉到片段：從內部通道傳出的笑聲、樓上窗戶的人形剪影、像幽靈般的見習藝妓抹白了臉龐搭上等待的計程車。

從街道通往忙碌的大馬路時，時間已經晚了，我只看得出前頭是個公園入口。在一座巨大鳥居的入口內，我獨自置身在一個過去從未見過、也從未夢想過的燈會當中。用燈籠環起的湖邊，聚集著一家家的人。點著燈的攤位沿著坡道而立，一條人龍正往上爬，當我快速追上他們時，人潮已經通過黑暗，進入另一條更寬的路，兩旁都排有燈籠。我們前頭跳躍著紅白兩色燈光。再爬一段坡道，繼續往更遠的地方走上去，突然間，路讓給了一塊類似高原之地。各個家族或在我周圍的燈下俯首，或快步走進神社裡詢問運氣好壞，飛快地用書法在木板上寫下來。在我頭上，光點像螢火蟲一樣飛過山丘。

在我開始往上爬時，聲音漸遠，人群漸少。很快地，我就立於城市的制高點，置身在一



個燈籠世界裡。在這樣的千燈之夜，每座墳旁都擺著燈，引導亡靈回到佛陀身邊。而我，不知怎地，竟在不知不覺中，摸進了一個古老的墓園，在鬼魂和顫抖光線的陪伴下，在那裡站了好久。

等到最後終於踏上回程，來到歡樂街道上時，那迷咒還未散去，只是紋理更加豐富，也更有生氣。四處都是拉鬆了領帶的生意人，在交織的燈光下互相把臂；咯咯笑的女孩漫步在後頭，最好的和服穿得服服貼貼。鴨川沿岸的茶屋在夏夜裡以燈光串聯，架在月光水面上的木頭陽台聚集了大批人群。情人們沿著幽暗的河畔並肩而坐，以一定的間隔隔開，像某些活人畫般各自獨立。我經由一面觀景窗，進入一個夢的世界。

第二趟旅程足以讓我下決定：該是時候測試我對日本的憧憬了。近來在家鄉，總會持續聽到現代日本的荒誕模式，關於它政治系統的雙重標準、公司經營策略，以及如旭日般整體經濟力量上升的工藝技巧，似乎將成為未來的資產；但是，私底下的日本、情感的日本，就某種意義來說，是我在淑女與僧侶詩文中所發現的陰曆日本，卻越來越難以一窺究竟。如果這個想像的日本只存在我心裡，我想要很快地弄清楚，並且永遠脫離這個幻象；然而要是在日本真的會出現某個時刻，將我帶回到一個家園，像是讓我隱約想起我誕生的那間房子，那我也想要知道。住在六千哩外，我像某個不斷努力的人那樣，試著回想起某首忘卻大半的歌，卻只能繼續心煩意亂。

此外，我還想測試另一個白日夢：我一直珍藏著一個憧憬，想要在某片未知的外國土地